

国门卫士

中国缉毒纪实

「竹枪一枝，打得妻离子散，未闻炮声震地，铜灯半盏，烧尽田地房廊，不见烟火冲天」
在林则徐禁烟一百五十年之后，鸦片——这个曾使中华民族蒙受过奇耻大辱的厉鬼，再次登上中国大陆，化作人们美好生活的一柄悬顶利剑。
中国，已不再是一方「无毒」的净土！
「金三角」的祸水在北移，疏导这股祸水的毒泉正猖獗。
于是，那些被鸦片这个厉鬼攫取了灵魂的吸毒者，在一种直

李宁
刘元
曹晓武 | 著

如仙升的麻醉中瘫作烂泥一堆；于他（她）们瘦骨嶙峋，面带菜色，眼

睛混浊，为了吸食和走私鸦片，他（她）们在



国门卫士——中国缉毒纪实

〔晋〕新登字2号

国 门 卫 士

——中国缉毒纪实

刘 元

李 宁 著

曹晓武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）
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阳泉市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9.5 字数：104千字

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阳泉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20000

*

ISBN 7-5378-0931-3
I·909 定价：4.80元

序

毒品,是当今对人类威胁最大的国际公害,正跨越国境,超越意识形态,肆虐全球,日益猖獗。地球上 50 亿人口中,竟有 5000 万人吸毒!在这支骨瘦如柴、神智恍惚的大军中,不仅有衣衫褴褛的乞丐,斗字不识的文盲;而且还充满着腰缠万贯的富豪、满腹经论的学者、身居要位的官员;更令人忧心的是,他们中还有妇女、青少年和儿童。这些人已不能满足于嘴嚼古柯叶、抽食大烟土了,他们需要提纯的海洛因和可卡因,需要合成的安非他命、巴比妥;他们需要进入“超然”世界,然而他们也许永远走进了“极乐”世界。他们无法过正常的社会生活。大量的吸毒者的婴儿降生,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,更有甚者,贩毒集团公然向禁毒组织和国家挑战,毒品正危害着人类。对此,1990 年 2 月联大举行禁毒特别大会,会上确定,1991 年—2000 年,为联合国禁毒十年,号召各成员国在今后十年协调一致,为减少和消除吸、贩、产、制毒品而共同努力。

中国,历史上饱受毒品危害。建国后,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禁止毒品的措施,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和拥护,收到了明显的效果,被世界称颂为“无毒国家”。但是,近几年沉渣泛起,毒品再一次侵蚀着我们。1989 年查获的毒品案件达 547 起,比 1988 年高一倍多。这个数字一方面表明我国的禁毒实绩,另一方面也显现出毒品危害在发展。联合国的一位人士预言:中国正面临着新的鸦片战争的威胁。万恶不赦的毒品

啊,再一次向炎黄子孙发起了挑战。前不久,中央领导同志发表讲话强调指出,应当从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高度来认识毒品问题,采取有力措施,坚决予以查禁。

禁毒,已经成为 90 年代一场涉及全球的国际斗争。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以近几年发生在国内外的毒品事件为基础,系统地介绍——毒品,正以前所未有的凶猛势头向人类扑来。它以其独特的药效,残害着一大批瘾君子,产生出一大批胆大妄为毒贩子;它的危害已大大超出了生理的危范,正在毒化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;扫毒已成为波及全球的国际斗争,被称之为“第三次世界大战”。

“迷魂丸”又称“春药”,对中国人来说熟悉它是近几年的事,可在西方却成了走俏上乘毒品……

道德沦丧,家庭破裂,少女卖淫,青年犯罪,将军走上断头台,罪犯之间相互残杀,美国总统的苦恼……无不与毒品有关。

扫毒,既是一场生死的搏斗也是一场斗智斗勇的“游戏”。警犬成了毒贩们的大敌。扫毒战从警察侦破发展到军队上阵,直至发展到国际合作。1989年中国与香港、美国、加拿大四国警方合作,使一国际贩毒集团落网……

国际贩毒集团加紧向我国渗透,西南边境过境贩毒日益严重,因此诱发了国内发生大量吸毒贩毒现象,毒品已成为我国社会公害。国务院宣布开展全国范围的扫毒斗争。“云南销烟”再现了虎门销烟的气魄,展示了中国坚决禁毒的雄风。

目 录

一、在烟雾中毁灭

- 中国,已不再是“无毒”的净土 (1)
- 一家三口在烟雾中毁灭 (33)
- 毒案传奇 (48)
- 毒玫瑰的诱惑 (67)

二、殊死搏斗——扫毒缉毒的新战争

- 这里有无形的长城 (93)
- 打一场新的鸦片战争 (99)
- 缉拿毒枭的女检察官 (106)
- 忍耐一个吸毒将军的戒毒绝招 (116)

三、中国——禁火熊熊

- 云南销烟纪实 (132)
- 过境贩毒者的下场 (138)
- 严禁烟毒——中华民族的历程责任
..... (146)
- 法网难逃 (237)

一. 在烟雾中毁灭

中国,不再是“无毒”的净土

20年前,大兴安岭的一个深山沟里,驻扎着军垦兵团某连。本文作者是这个连队的一个知青,每天早上5点起床,全连100多人到营房附近一块地里踏苗。不知种的什么,只是神秘地称为“100号”,说是长苗时多踏紧便能茁壮成长。任务的“秘密”性使大家自豪。

笔者不久调离这个连队。数月后偶然回连队路过那块地,“100号”植株已高达2米,叶子呈现银绿色,唯有几朵早开的花,或蓝紫色,或乳白色,在风中摇曳,煞是好看……

一年后,笔者才知道,这是严格控制下生产的一种麻醉药品——鸦片。那么一大片地,全部收获就是一大碗粘糊糊、黑又亮的东西。植秆和叶子本来是应该烧掉的。但是,巧的是赶上连队食物中毒,数十人上吐下泻,卫生员病急乱抓药,抱来一些秆、叶煮了一锅汤,每人一碗。结果,上吐下泻是治好了,而全连数十人整整睡了两三天,把卫生员吓得手足无措。直到现在,每每想起,不仅后怕阵阵……

鸦片,就这样给我上了第一课:它既能造福人类,又能祸害人类。

然而,那蓝紫色的或白色的花朵,现在带给人们的,更多

的则是罪恶，流血，甚至是战争了。那蓝紫色的花朵成了笼罩世界的阴云。

20年后，1989年10月，北京亮马桥畔的昆仑饭店。此时，本文已经成为一名从事法律报道的记者了。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缉毒专家和警官举行亚洲缉毒研讨会。笔者听到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在发言中两次心情沉重地说：由于毒品犯罪，哥伦比亚在流血！

其次，放眼全球，不仅是在哥伦比亚，而且在南美亚马逊河流域，东南亚的丛林中，西亚的“金新月”地带，人们都可以闻到由蓝紫色罂粟花引起的战争的确烟。

毒品，正在向全世界提出挑战……

“金三角”祸水北移

目前，世界上主要的毒品生产基地有三片。

一片是南美，以哥伦比亚为中心，在玻利维亚也有20万平方公里的毒品生产区，该地区主要生产可卡因和大麻，经过改良的大麻兴奋剂含量高出其他地方同类毒品的9倍。

其他两片均在亚洲。东南亚有一片称为“金新月”的毒品生产地带，位于巴基斯坦、阿富汗和伊朗边境。这里连年战乱，形势动荡，大大加剧了毒品生产的发展，目前罂粟种植面积达2500公顷，年产海洛因600多吨。

另外一片则是位于泰国、缅甸、老挝交界处的“金三角”，总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，种植毒品已有百余年的历史，该地生产的“双球”和“红狮”牌鸦片闻名全世界。

无论何地，粮食大丰收，对任何人来说总是福音。但是，如

果鸦片丰收，则是令人心惊胆颤的。泰、緬政府虽然在 80 年代多次出动军队在“金三角”大举扫毒，空播除毒化学药剂，但在短期内收敛后，近年来又飞速发展，重执世界毒品生产之牛耳。1986 年“金三角”产鸦片 800 吨，1987 年则达 900 吨，1988 年突破 1000 吨。盘踞在“金三角”的“世界毒王”坤沙，前不久在接待记者时预测一、两年内鸦片生产可达 2000 吨。

对中国警方来说，“金三角”的祸水逐渐北移是值得关注的势态，长期以来，由 56 岁的坤沙盘踞的“金三角”俨然像个独立王国，他拥有私人“正规军”6000 多人，装备有常规自动武器和一切“萨姆”导弹，并不时接待记者采访，检阅部队，耀武扬威。不可一世。他以每公斤 4 英镑的价格，统一收购“金三角”地区生产的毒品，然后以每公斤 12 万英镑的价格转运到世界各地销售。其财富无法统计。以前“金三角”生产的吗啡和海洛因，主要通过东南亚的重要港埠运往日本、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，或从曼谷、科伦坡、新加坡、香港、新德里等机场走私到欧美国家。欧洲的法兰克福、伦敦、巴黎、西佛、巴勒摩等都是“金三角”毒品集散地。现在，“金三角”种植毒品的地带北移，已扩大到了与越南接壤的一些边界地区。至于过境的重要港埠，在他们的目标名单上，已经列上了：广州、上海、昆明、甚至还有北京……

中国在近代史是一个深受毒品之害的国家。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永志不忘的耻辱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始终不渝严格禁毒，长期以来盛享“无毒国家”、“洁净口岸”美誉。“金三角”祸水北移，带给了我们一个痛苦的长时间不愿承认的事实。我们重视自己的形象、严格控制着有关贩毒、吸毒在传播媒介上进行披露。但是，中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毒品得侵害，毕竟是事实。这

不是我们的过错。因为中国处在一个较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上，毗邻着东南亚主要产毒地，“金三角”的贩毒集团和贩毒分子，出于保存出自己和发展非法犯罪活动的需要，其活动区域正向北部山区移动，客观上更加接近我国西南边境地区。

1986年12月，记者接获通知，前往公安部刑侦局，听取了我云南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的介绍。记者首次获准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公开揭露此案侦破过程。

中国缉毒，历来说的少做的多。此举显示中国将更加面向现实，加强国际缉毒合作。

一年多以后，记者又参加了上海破获“锦鲤鱼”贩毒案的报道，披露了中国警方积极开发国际合作，不仅在情报信息交流方面同一些国家建立了经常联络，而且积极同一些国家、地区警方实施办案合作取得良好的效果。

此次在北京举行的亚洲缉毒研讨会上，中国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坦率向中外记者表示，毒品犯罪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和社会安宁的国际性公害。毒品生产国、过境国的概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。

记者请这位局长解释一下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。他回答说，毒品过境国本身受到毒品侵害，就是一种变化。中国西南边境部分地区吸毒现象有死灰复燃之势，就是一例。

瑞丽江畔的烟味

一位从云南边境采访少数民族的朋友回来告诉笔者这样一个情况：当地居民在抽卷烟时，往往要往烟丝里塞进一粒或二粒黑色的类似仁丹的东西，不时使人闻到一种特殊的味道，

显然,并没有仁丹那种清香的感觉。

那黑色的小圆粒就是——鸦片,当地称为大烟土。据观察,这种在卷烟里杂吸烟土在云南边境并不少见。而且似乎已有多年的传统。农民除了吸吮少量烟土作为“提提精神”外,还有一种说法,认为“那玩意儿还能治些小病”。此话并不一定错。在缺医少药的西南边境山区,人们的观念中始终把烟土作为一种民间土方,有时也确实能治感冒或起镇静作用。

据医书记载,鸦片又译阿片,提自罂粟未成熟果的麻醉性镇痛药。取其果实轻轻划破,搜集其白色浮汁,暴露于空气之中,乳汁干燥凝结,变为褐色即成。有些品种则呈黑色。生鸦片以圆块状,饼状或砖状出售,以后再进行粉碎或进一步加工。鸦片的合法用途是用于医疗,但事实上经它提纯的生物碱现在已经被大量非法应用。鸦片生物碱主要成份是吗啡,它的衍生物则是人们谈虎色变的海洛因,主要作用于人的神经系统,有镇痛、麻醉作用,但有成瘾性。古代曾将鸦片制成丸剂或加入饮料中服用。人们为取得鸦片而种植罂粟。罂粟由希腊及美索不达米亚缓慢地向东传播。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断言,在古代,印度和中国没有鸦片,广泛种植罂粟对这些国家来说是较为晚近的事。关于罂粟的知识约7世纪才首次传入中国,而日本可能直到15世纪才开始种植罂粟。远东有吸食鸦片的习惯,这是新大陆发现以后才开始的,因为吸烟斗的习惯源于美洲。

云南边境农民吸食鸦片烟土,虽然从未间断,也只是历史遗留下的特殊情况,而且也从来没成为一个严重问题。但是,从近年来世界毒品交易额增长近三倍,约达600亿美元,占全部国际贸易额9%的时候,毗邻“金三角”的云南边境毒品问

题,就不得不使人关注了。

据悉,在我国西南境外一线,约有 30 余家海洛因加工厂,年产海洛因 1 万公斤。其中有一部分精制毒品通过我国境进入,除大部分转道其他国家和地区外,显然也有一部分在境内“消化”。据云南瑞丽县公安部门不完全统计,1988 年该县有吸食鸦片和海洛因者有 2300 多人,占全县人口的 3%;全县 200 个自然村,190 多个村发现有吸毒者,在吸毒过程中 95% 是近年吸上瘾的年轻人。值得注意的是,进入 1989 年以来云南边境贩毒和吸毒问题更趋严重。头 5 个月,全省共查获得贩毒案件 1200 多起,其中精制毒品案 350 起,捕获贩毒分子 1800 多人,全省缴获鸦片 28200 多两,海洛因近 230 公斤,贩毒资金 106 万多元。和前一年同期相比,比缴获的鸦片虽少 500 多两,但海洛因却增加 51 公斤。这说明毒品贩毒正以较快速度向精制品发展。

这与“国际大气候”同步发展,并不是一句令人轻松的幽默话,1982 年前瑞丽县瘾君子吸的几乎都是鸦片,据 1981 年统计,该县吸食海洛因者已达 100 多人!而到 1988 年,该县吸食海洛因者已达 900 余人!瑞丽县有 140 多公里长的国境线,这是一个防不胜防的大口子。目前,国内外贩毒者在瑞丽边境贩运的毒品,90% 以上是海洛因。

值得担忧的是,吸毒者正在由边境和农村向北蔓延,昆明、保山等城市贩毒吸毒问题已开始显露出来。仅在昆明,1989 年第一季度查获吸食海洛因的青少年近 280 人,取缔地下烟馆 16 个。在保山地区,吸食海洛因更为严重,据统计,每天大约增加 3 名“瘾君子”。而保山地区发现青少年吸食海洛因只不过是 1986 年的事。仅仅过了一年多,即 1987 年底,吸

食海洛因成癮者已有 140 多人。而到 1988 年底，则猛增 225 人。其中，80%集中于城镇，年龄最大的 35 岁，最小的竟只有 13 岁。

吸毒引发了各种活动。一名 17 岁的吸毒者染上烟癮后因偷窃 4 次被公安机关拘留；年仅 14 岁的王某，被贩毒者引诱吸毒上癮后，被贩毒者控制，走上扒窃道路；28 岁的郭某，是保山第一批吸海洛因者，吸毒已耗资万元以上，在保山市号称“青龙帮”的一个抢劫团伙，12 个成员大部分染上吸食海洛因的恶习，他们结伙赌博、盗窃、抢劫、搞流氓活动，多次受到公安机关的处罚。令警方感到头痛的是，目前在保山吸食海洛因的人都结成圈子，称为“玩友”，一般一个圈子组成一个犯罪团伙，每伙都有人负责提供毒品，这些团伙大都通过盗窃公私财物获得“毒资”。据透露，吸毒成癮者，每人每天要吸食 0.5 克海洛因，按黑市价格需要 30 元。毒资需求本身又会诱发其他犯罪行为。

这是云南的情况。问题在于，云南和中国内地已无“边界”，当毒品在西南边境寻到突破口后，显然要长驱直入北上就容易多了。

在近年中国警方破获的贩毒案件中，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与云南有关的。

1989 年 4 月 13 日中午，在山城重庆沙坪坝区通往歌乐山的盘山公路上，一辆豪华进口出租轿车疾驶中，突然被几名公安人员截住，当场从一个姓陈的个体户身上搜出一袋重达 400 克的海洛因，另外三名犯也被抓获。据侦讯，这几个人是到瑞丽准备做化妆品生意时跌入贩毒集团深渊的。在那里，他们结识了做虎生意的云南女青年杨某，杨某称：“要想赚钱多，

最好是做‘海洛因’生意，这里很多人都在搞。当地每市斤一万元，拿到昆明就卖三、四万元。”他们初时不敢，然而，财迷心窍，数月后他们再赴云南，就主动找杨某要“货”，搞到两袋各重400克的海洛因。杨某帮他们把海洛因捆在客车大梁上，趁天黑起身，颠簸10个小时到达昆明，似乎万事大吉。然后，他飞广州，下珠海，去福建，终于在歌乐山找到一货主，并约定4月13日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但是，他们怎么也没料到，公安机关早已布下法网，几个人同时锒铛入狱……

多年前，笔者在和公安部一位官员交谈时，他很乐观地说，中国毒品问题主要是过境贩卖，至于吸食海洛因，中国人不会有那么多钱，因此不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。

现在，情况已经变化了。

北方发现“金三角”来客

北方某市，对绰号“瘾君子”的 张某来说，香烟显然已没什么吸引力。在门窗紧闭的小屋内，毒瘾难忍的张某熟练地用细砂片割去瓶口，随着几滴，透明的液剂储满针管，片刻工夫，针管的液剂注入了自己的静脉……

终于有一天，一副锃亮的手铐把他送进了铁牢。据查，这个“瘾君子”差不多每隔二、三天就要注射一次毒品，毒瘾之甚，骇人听闻。

在北方，吸毒已经是公开的秘密。当北京大批高级宾馆从地面上矗立起来，成千上万外国人，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同胞和华侨涌入首都进行旅游、探亲、洽谈生意的时候，人们可以想到，从国际机场海关走出的旅客，并非个个都是正人君子。

这里，真有金三角的来客……

5月的一个晚上，马尼拉——北京航线的CA972次班机，徐徐降落在首都机场。海关大厅灯火通明，一位女检查员发现3个港商打扮的旅客并不急于办手续，在大厅里踱来踱去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向检查员走来。这3个人是同一国籍的旅客。他们声称到中国旅游。当日早晨从曼谷出发，先到马尼拉，然后经广州到北京。检查员打了一个问号，曼谷到北京有直达班机，他们为什么要绕道马尼拉？而且行李很简单，不过两只纸箱子。长途旅行怎么会带纸箱子。再问其中一位年纪较大的“几个人同行”时，却回答：“只身一人”。疑点更重了。3人同行，为何失口否认？

纸箱子里面有什么秘密？当检查员要求打开时，他们嘴里嚼着口香糖若无其事地说：“纸箱里全是食品。”纸箱打开后，一只高一尺左右的饼干筒引起了检查人员的注意，筒的一面是透明的有机玻璃，三面是铁皮，透过玻璃可以看清里面是苏打夹心饼干。检查员打开筒盖，将饼干取出来——忽然，手触到了一个塑料袋。

里面装的正是严禁贩运的毒品——海洛因！两只纸箱共藏海洛因1160克。其后在他们携带的提包夹层里，又查出1140克海洛因。

在审讯时，他们交代说，原来以为绕道来北京，不容易引起警方的怀疑，有可能成为转运毒品的“希望之路”。现在，他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条死路。中国对“金三角”的触角是敏感的。

这三个人是来自“金三角”的。但是，当本文作者把这一小节冠以“金三角”来客时，并不仅仅指那些贩毒者，而是指“金

三角”代表的罪恶的祸水已经流过国境，出现在北方大地。当然，也许在具体表现上与“金三角”根本无关。

警方已经注意到，中国北方的某些农村地区，已经出现严重的吸毒现象。一些农民大量购买去痛片，碾成粉末，与卷烟夹在一起抽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。部分地区农民将注射鸦片烟称为“扎毒”，已有发展之势。

1988年6月，一位法国记者在中国北方采访后，在一篇报道的开头说：吸毒现象的发展使中国当局不安，而吸毒现象曾被认为已在这个共产主义的天堂里绝迹了。印度大麻很容易找到，人们甚至还能够在某些市场上弄到鸦片。

他的报道有几处引起笔者注意：

——一张小字报告诫人们：“不要吸鸦片，不要打吗啡。”这是自50年代以来第一次贴在众多的宣传栏里。

——北京郊区一名工人到各药店去弄兴奋剂。他说：“这种随便出售的药品中含有吗啡，现在不少人知道了这个秘密，成了紧俏货。”

——北京一些出租公司向外国旅客兜售鸦片。

——印度大麻在新疆到处都可买到，在那里25克售价20元到100元。

——重庆几家餐馆几个月前被勒令停业，因为它们做过传统的鸦片菜肴和大麻汤。当时生意十分兴隆，因为有些顾客对这种特殊风味上了瘾。

由于人们并不清楚这住法国记者的情况来自何处，很难判断其真实性。但是笔者手头有一份有关人士作的调查，是关于东北某省一个市的，似乎更加可信。

这个市已发现吸毒成瘾者近千人，绝大多数是农民，分布